北京漫畫

五月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內務總署登記證政字第二十七號
第三卷・第五期
民國三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一) 長篇連續漫畫 北京人

(二) 長篇連續 老朱畫傳

(三) 人物素描特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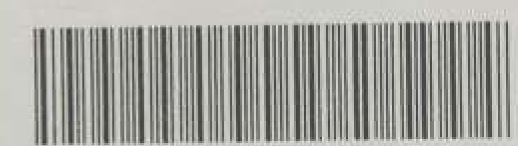
(四) 名漫畫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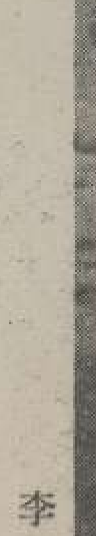
五月榴花照眼紅 ・金子・

裁培



李超







漫畫與意識

·萍 子·

漫畫不能與正統派繪畫連接在一起的事實，如以今日已普遍流行漫畫的情形而論，可不必再事多餘的贅語亦爲任何人所了解的了。但是不幸的現象，是正統畫家與漫畫家的齟齬，與因此而起的理論上的爭執，當然在讀者作者方面也會染受影響，而莫知孰擇孰是的。然而應該依照各別的出發點說，對於這種絕望的對立，我們便會了解主要原因係因兩者各注意到事物的一面的原故。同時兩者表現的方法，在形式上有奇譎放肆與端莊絢美的不同，自然恍惝如同分道而馳各據眞理似的。不過最根本的原因却是顯意識不同的原故。

然而那個是眞有藝術價值，而那個又是具有人生價值的呢？通常人常把這個問題對立起來辯駁，從有久以來似乎就對立的一般打着文章官司，且從來沒有結果。但這都是執着稍偏的錯誤，如果深進的探討，我想說兩者俱是一樣目的的活動，倒比較妥當些。

固然正統藝術裏也有爲人生或爲藝術的若干糾紛，而大體說來總是嚴肅的作品；可是當我們理解漫畫目的也正是爲促進人類生活理想與美化時，那末漫畫所用的誇張粗大而笨拙的筆致，在意義上就恰好是很可親的溫柔敦厚，正像詩一樣可人了。

所以最核心的問題，乃是意識如何，倒不見得是氣派。當然超現實風格的唯美作品與漫畫廣汎的說，是二而一的東西，只不過一個是屬於有形之無形的美的享受，而一個則是無形之有形的美的啓示罷了。

在生物界與無生界，我們觸目便可瞭然一切物件的求秩序與求自由存在的兩重意欲，都非常明顯地存在着。這便是宇宙意志的方向。比如雪花水晶體與一切礦物的分子的組列，和蜂蟻社會組織等，都是例子。那種力量的維繫與牽扯就顯出中心或重心的存在，否則便不能成爲一個「個體」，自然也就無所謂「系統」和「群」的意義了。所以人類既有社會，便有要求社會更爲理想的意志，亦就同時證明了社會與人生的存在價值。而所謂物的中心就是意識的意思。

至於意識保持怎樣一種形態才是正確，這倒是最難勘定的事。從歷史地看，由原始而波爾打吃，而酋長，又後由神權而產業改革，而近代，輾轉嬗變下來，所謂進化實在跳不開時間，却沒有空間上的性質。比如文學上從古典而浪漫而自然寫實而新浪漫新感覺的循迴打旋，就可知道人類的智慧活動還太渺小，實在距離了解宇宙目的還太遼遠。像這樣貧瘠的知識堆積，談到意識正確眞是一件難事。

依照變之哲學的見解和生物學者的宇宙觀念來說，我們也十分相信，進化與創化都是連續的演變，自然因此而會同時注重到物質與心靈的二重意義的。可是我們却常因現實與時代而左右，以致無用心地偏傾於某些較近的現象與需要，而不能廣博周顧，竟拘束在較窄狹的觀念裏也是不可免的情形。既然統適包羅了所有的智慧尚且不足理解宇宙，同時又常有不能居高鳥瞰鑒個生存的錯誤，於是意識一物實在應該精湛揣摸，非儘量努力從廣大的智慧之淵中收集啟致不可。不然一切活動都猶之如盲目蠢動，那末自負爲諷諭人生的漫畫本身就比丑角更其丑角了。

由於法律與教條無限增長，與罪與德同時並進的事實而看，我們很容易頹然撲倒，決不想再務眞理的追求的。但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相差雖微，却總是有五十步之差的；所以中古世紀宗教的錯誤與近世物質主義的錯誤，對於再進一步的意識確立，依舊有着用處；並且意識的新形態也一定較比單純的某一觀念會進一步。這就是一切人類活動的中心動力，尤其批評人生的漫畫更當嚴謹圜目才是正當態度。

可是意識怎樣樹立起來，並且怎樣就可以跨邁在時代前頭，比較更接近空間性些？這完全仰賴知識來奠基，「非從各種角度不具成見地觀察生活不能稍有所得」。因此在這裏沒有敢毫不慚愧地截釘斷鐵說某種形式才是應有的意識形態，而僅僅供獻一些利用比較法的方法。因爲所謂意識的培養，與體質教育及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俱有關係，況且時代也是應當注意的呢。

時事報導漫畫



←孫總理靈櫬經褚外交部長奉移離京。

↓天津英租界移交國府。





←三月廿五日春丁祀孔。





↑國府還都政會成立二週紀念慶祝會盛大舉行。



←印度國會黨斷然拒絕英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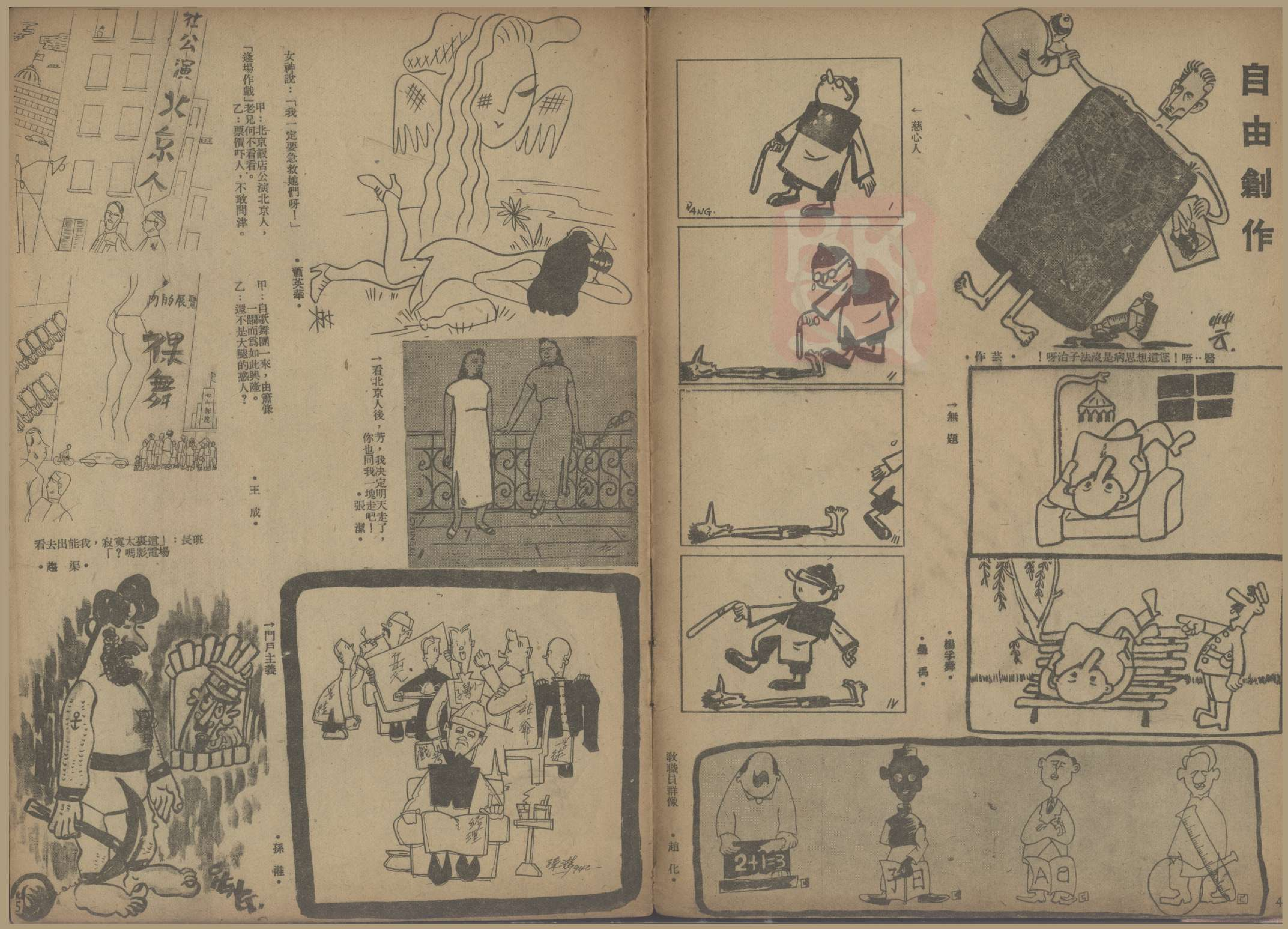
介紹日本

時事漫畫



①英國：「我沒有你一天也不能活呀！無論如何不要拋棄我呀！」

②印度：「哼！你那樣虐待人，現在你還有甚麼說的！」


自由創作
←慈心人
VANG.
I
II
IV
·楊宇舞·
·壘禹·
醫：唔！還這想思病是沒法子治呀！ ·芸作·
→無題
教職員群像
·趙化·
2+1=3
女神說：「我一定要急救她們呀！」
·蕭英華·
「逢場作戲」甲：北京飯店公演北京人，老兄何不看看。乙：票價吓人，不敢問津。
甲：自歌舞團一來，由蕭條一躍而爲如此興隆。乙：還不是大腿的惑人？
·王成·
社公演
北京人
裸舞
→看北京人後，芳，我決定明天走了，你也同我一塊走吧！
·張潔·
班長：「這裏太寂寞，我能出去看場電影嗎？」
·趙渠·
→門戶主義
·孫灘·
經理
5
4



朋弟作

女：怎麼量了這麼久，還沒有量完呢？

裁縫：我的尺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生活素描

久米



↑在三等列車上，可以看到不同的各色各樣腳色的人物，有的談論着，有的謾罵着，百態雜陳。



→他們不相識的兩個人，比肩的坐在三等車上，每人有着每人的心思，到遙遠的地方去巡找兒子的人再乞禱着神佛。到都市去的懷抱着一腔熱血能人覓到求生之路。



←賣苦力換來的錢，在露天食堂吃着津津有味的大碗麵，感到舒適與欣悅。

執筆者：：經羽，乃勇，彼得，招絲，黃冠廠，高炳華，孫澔，呂萍，陳芝娜，江常，



丟了一毛錢 ·陳芝娜·

金錢生活的枷鎖 ·黃冠廠·

爲錢作牛馬 ·呂萍·

錢的故事
①一個錢袋
②穿上西裝
③汽車代步
④三妻四妾
⑤一把天火
⑥搶掠一空
⑦妻妾潛逃
⑧了此殘生
江常作

錢呀！ ·孫澔·

錢的魔力 ·高炳華·

·招司·

拾金不昧

假若我是錢 ·陳乃勇·

「錢」能使人成名，能使人敗舉！ ·彼得·

↑××國畫展所見×銀號尚十爺定，德元號孫八爺定等等的紅貼，那幅着若干若干多的錢我看着都可惜。 ·經羽·

一旦錢被取消了！


「沒想到我這末大年紀也嘗到做行之苦！」
製紙廠的工人失了業！
從此銀行別了世！
XX銀行
舞女說：「我才懂得了真愛情！」
要飯的小三整天舞着錢玩！
自命不凡的詩人想：奇怪我的詩怎末再作不出來了！
人們更感到生活之無味，集体自殺油然而生！

素描



滄縣花奶奶廟　經材

給紹君作畫　梁津

爲陵閣寫像　梁津





我家鄉老王的像　經羽



冷飯

●蒺藜●

在某報上看見幾段廣告稱：徵用姿容清麗的女事務事員，且索要相片審查。思唯再五愈法胡發。不知姿容清麗與事務有甚關係？也不知姿容清麗與作事能力有甚關係？

常常聽文藝家們傳說，某人請某人給他寫批評，而且和頗教請以外，還聽說有時請吃請喝，意在務必得到充諸而後止。下禮如此眞是難得很，可爲文藝界慶幸！不過受人歎往的別一個人，當行皂王爺上天之感，也屬可信。

漫畫功在諷刺人世。而作畫者得先具某種心理或經驗時，才能畫出恰好的畫曝揭與諷嘲某種現象，所以漫畫家總有自我嘲弄的意味。好像蒙古大夫，稍懂病象，可以說明病理，只是不會開付藥方。

鴨梨派大畫家多自負爲正統的藝術衣鉢承受者，樣子和氣度也很不錯。只是不能在飢荒年月中擺譜，這一點和漫畫一樣，是不能當饅頭吃的。

人家拿畫或文章，以及古玩什物給你鑑賞，你須裝作集中精神的樣子仔細端詳一會，接着舒眉展目出以驚訝且讚喻的太息，而後不絕連聲口口稱好才對。千萬不可裂嘴更不可搖頭。因爲鑑賞之者，須要有「鑑」行「賞」，才合人情才是道理。

由於日前報載某投稿靑年因恫嚇訛詐被捕新聞，覺得這大約因爲文學修養使情書文藝化，才致沽花惹草太利害的原故。戀愛是自由權利是爲人所願意共兢的，文藝化後更是楚楚動人，可是如今竟會産生這種不幸結果，可想純粹精神戀愛的柏拉圖信七的理論不大可靠。

喜歡清潔的人，尤其嬌滴滴的女孩兒，特別惱嫌臊臢。但肚皮裡一樣包藏着血水尿屎，並不覺得那裡襪臭腥氣。由此可知只要臭不外溢保持得住清淨甜香的面子就是好的。

戀愛需要錢閑，也須要學歷職位與多首，但不懂文學不能使心理詩歌化形態小說化時，依舊不能及格。所以戀愛是酵母，在於醞釀情緒。

老道畫符，事事煩重，新筆珠砂邊須登壇作法，以致許多人以爲：既然符籙能有靈效，應該隨時響應，並不必披頭散髮作張作痴也能生效才對。其不知所以能够療理疾病，尤其對心理病症驗效如神，就全攸着樣子吓人，囉際厤煩果人，使你產生信仰與恐懼，才能制你的精神。而人間一切儀式的用處也就在此。

與妓女猥褻，屬於公買公賣，與自已妻子猥褻，因爲拡有貼印花的結婚證明書，有法律許可，也是合理的淫"。只有與私娼變章或別人的妻了不得如此。不然定遇法治和道德批判，其理由爲：雖然挾娼也是貨易性質，但總是私貨之故。

人瑞

●含魚●

西城某木匠妻，一胎生四男，報紙喧騰，稱爲「人瑞」。生孩子，向爲社會公認爲是一種喜事：添人進口，家之福國之慶，何況是男孩子！更何況足一胎四兒！稱曰「人瑞」，並無誇飾。但是可惜！可惜是生在一個窮木匠家裏；假使要生在一個富貴人家，我想這慶典一定大有可觀的，飯莊了定有有一泡大生意可作，京市所有名角，一定將有一次稱爲空前絕後的大合作戲出須：至於四個孩子的供養，更不必說，最少有四個老媽子，各負責看護一個，一切衣着飾物，床帳被褥，都是一色的同樣四份，舒適美觀，受着親朋的詩贊，浮着格外的微笑；再命上四調字有連貫性的名字，爲「福祿壽喜」，「富貴吉祥」等每人享佔一個，眞是謚皺盛哉！但是可惜，他們却投生在一個窮木匠的家裏。

美國有五個孿生姊妹，作了電影明星，她們的名字爲世界所知，他們的父母因之發了一筆大財；電影公司，更是名利兼收，國家也好像因有了這五姊妹的國民，而更美了許多。四弟兒能弱過五姊妹嗎？假使也上了電影：但是不成，我們的電影商人沒有那樣多的本錢培養他們，此外也沒有再好的或其它方法，使他們可也揚名世界；他們的父母除了得到一點「費而不惠」的捐助以外，就是發愁將來撫養的費用了，所以站在社會的觀點來說，勉強可稱爲「瑞」，而他們的父母却不瑞之極。

可是這四個孩子生下沒有幾天，便相繼夭亡了，把人們的一團高興也亦得娃消雲散，據說他們的父母對於四個孩子的不育，到還心平氣和，也許他們根本沒有把發財的希望建築在四個孩子的身上；反是一般好奇啃興之士，感到索然無味，像名角臨時回戲一樣煞風獻，敗興頭。所以，是否瑞不瑞的問題，可不必再談，因爲說是瑞就可以不夭亡；同佛化豬不因佛化便不死是同樣道理啊。

節禮與節賞

●含魚●

春節到了，家家忙着送節禮，收節禮，而下人們，送報的，送水的，倒機土機水的，掏糞的，都忙着討節賞。送收節禮，除了普通感情上的禮儀之外，總是爲有意義的應酬居多，所以在形式上要力求觀瞻，豐饋，概爲表示出其意義也。而節賞在被討的人，總有錢分感到頭痛；雖然送節禮的，儘有感到心痛的，而祗要收到了意義表示的敎果，就心痛些，也可抵補了；節賞不然，討節賞的人的慾望，當是難以滿足，雖然他們的慾望說來並不大，可是我們如果滿足了他，就覺得有點兔了；因爲所謂「賞」，本是一種加恩，而不是責償與義務，尤其是買水賞報，純粹是交易行爲，一方以錢易物，一方以物易錢，爲什麼一方要賞另一方呢？所以節賞這件事根本就不合理，何況討的人慾望難塡，更何況因不滿所慾而爭執，而施以報復一禮拜不給掏茅房，過兩天再給你送水，更是使人在頭痛之後，又不得不忍痛滿足了他們的慾望。

小費同節賞，是同樣性賞不合理的，而從飯館出來，小費之有

無多寡，是關乎體面的事，所以不論忍頭痛或心痛，也要做得大方像樣，但一到家裏，聽說倒水的因節賞不滿意，今天沒來送水，便憤懣不平，是什麼原故呢？

　節禮與節賞，在過節尤其是春節，是一筆大開銷，而節禮當然比節賞在日用帳上佔的數目更大；要說把他們節了約，當然應從節禮開刀；要說合理不合理，似乎該免了；節賞，可是合理與否，能純以人之好惡作判斷根據嗎？如果說節禮是錦上添花，而節賞是雪中送炭，那麼節賞比節禮又有理了。而送炭與人，卻弄了自己兩手黑，止至生了凍瘡，又太薄待了自己，這種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事；又似乎為智者所不取。

　究竟兩者那件是合理的，抑二者皆不合理，我也鬧不清了；黑格蘭有言曰：「存在的是合理的」，到那一件不存在時，那件就可以被我們證明不合理了，現在還是不必多費話吧。

自殺新法

　年既然稱「關」，就有的過的去，有的過不去，有的須費最大的努力才過的去，有的從容自在的就過去了。

　所以在年關當頭，不但是你生活本領的試金石，且也是命運訣定的樞紐。

　南新華街義利油鹽店舖長，因被作友拐走了錢，便愛情自殺，被留在年關的彼面了。因年關難而自殺的人，原因卻很平凡；祇是因他用甜的並且很具有「年」的意味的關東糖，配上苦的鴉片吞服了，以其方法奇特新穎，而使人感到興味。

　自殺，是對「生」喪失了勇氣而逃避於「死」地；是笠樂死而惡生？蓋不得已耳！但一決定了走死的路線，即應不猶豫，不畏難，舉全力以赴之，區區一點苦味的刺激又算得什麼？同死的決心比較起來。所以要吃長齋了先下一回館子，同要忌煙了先足吸一頓，是一樣的信道不篤的二重性表現；知其不義，就應速斷速決，為什麼還月攘一雞呢？這不但是對於「生」缺乏勇氣，即對死也毫無毅力了。可是苦味刺激的一段，總還是在生的一段中，其逃避苦味與逃避生的困苦，不正是一致的嗎？

　自殺，是自己來積極的毀滅自己，可說是人間最殘酷的事！但王掌櫃能利用他職業上的技巧與方便，把一件殘酷的事點綴得那樣細緻而懇切，不是對生很熱誠嗎？

　這樣自殺的方法，可否算為「生」同「死」的調協化合呢？

胡塗絮語

●梅叔●

　自從鄭板橋以「難得胡塗標榜以來，這句話幾於已經成為至理名言了。實則聰明難，胡塗更難。胡塗之難，不難於胡塗人而胡塗，而難於「大智若愚」，「充耳不聞，熟視無睹」，聰明人而勉强裝胡塗。然而一個聰明人如果鋒芒太露，頗易失腳，於是「一問三不知」，逢人只說三分話」，「裝孫子，「裝狗熊」，乃成了明哲保身的辦法。

　中國有兩句格言，是「富貴人應當有寬度聰明人應當有厚度」，因為「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聰明人的發言行事往往容易流於刻薄，所以為了惜福作人起見，不得不適應環境地去裝傻。

　「聰明」在心理學家和生理學家看來並不是心腦的正常狀態，乃是神經過敏的現象。因而聰明人時常會聰明反被聰明誤地做出許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笑事來。實際自己既不好向別人訴說，也只好啞子吃黃連，苦在心裡——斯是「胡塗」之為重。

　舉一個例：我有一個很聰明的朋友，有一次他要用一條鐵絲繞一個很圓很圓的圈圈，但卻繞不圓。於是靈機一動，便跑到門外在電線杆子上繞。結果圈是繞圓了，而卻拿不下來。即便拿得下來；但又不圓了！他如囤貨居奇終於失敗的商人也與此同出一轍。

　胡塗的種類很多，頤使氣指的，行屍走肉和醉生夢死喪心病狂的，衣冠禽獸以及隨波逐浪同流合污而自鳴得意恬不知恥的人們都是地道的渾蟲。其自作聰明不可一世者尤其渾蛋透頂。至於科學家而皈依宗教，以掩耳盜鈴的方式取得精神上的安慰方是葫蘆提」的上乘。

　居來以聰明人裝傻為出發，而使人以為他是傻聰明，叔本華卻是真聰明而不會裝傻。柏拉圖則更失敗。在他所著的共和國裡面他主張知識階級專政，實際即是由哲學家做指導者。這比起老莊的思想來固屬愚笨，而比之於佛學更有小巫大巫之態。——柏拉圖著想創造世界，老莊規避現實，反抗人生。佛家則否定一切色相的存在，以為「相非相」，「有相即無相」，棄絕意識，（亦無觀念）「萬有皆空」。

　聰明人在索居獨處之際，往往會發生諸種哲學上的疑問，如人自何處來，宇宙間為什麼有人，人生下來應當作什麼，人為什麼而死，靈魂有無，物質不滅說是否可以存在等。在哲學家還不能利用科學方法解答這些問題之前，僅僅可以告訴人不要想這些不必要的問題，要去創造幸福，享受幸福，無條件地「為生活而安分地生活下去」。實則這便是聰明人裝傻的一端。然而他們總比缺少腦廻旋的勞工們痛苦得多，好像明明可以推定人生本是無機物在時間和空間的範疇裡暫在的形而上的活動，然而卻沒有理由去死，只是不得不活着地活下去。

　「物極必反」，可見聰明人聰明的頂點也正是超越愚蠢的界劃線的所在。相反地，一些凡庸的「芸芸衆生」倒是得天獨厚的生物。所以智慧和愚蠢的界限很難劃分。亦即聰明人常會聰明得胡塗起來，而胡塗人卻很少痛苦。——阿米巴總比腦活動超過他和點的康德或達爾文活得寫意。

　由此可以證實聰明人的聰明半屬多餘的「庸人自擾」。

　裝傻也可以分為理性論和經驗論兩部分，前者是生而知之，性格沉着陰實，工心計，多機謀，多貌忠謹，內懷叵測，喜慾不形於色。後者是學而知之，也可以說是碰釘子碰出來的。見人嘻嘻哈哈，因時制宜，隨遇而安，說空話不做實事。前者適宜於做軍事家政治家或革命工作，後者適宜於做外交官或商人。這兩種人都不合理，然而都是社會上的中流砥柱。因而人乃歸咎於社會和時代的不良，殊不知生命持續的方式是生活，衆多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抽象的空間便是社會，其有時間性的便是時代，又由兩者造成歷史。一言以蔽：「咎由自取」！

　人類是個體動物，（一稱單位動物）事實沒有方法避免主我的自私法律便是國家保障人民自私的規定，為了完成合理的自私，於是不得不板起臉來像煞有介事地裝傻。——文化，宗教，政治，法律乃成了人類進化以後的「文明」。

　說穿了，人類進化以後的全部生活中倒有一多半是富於裝傻成分的。篇幅所限，不遑枚舉。總之俯拾即是，在日常生活裡可以隨時找到實例。

　現在正是「裝孫子」，「裝狗熊」的年月，希望大家能夠閉起一隻眼睛來過活。

●卅一年三月病中●



馮懷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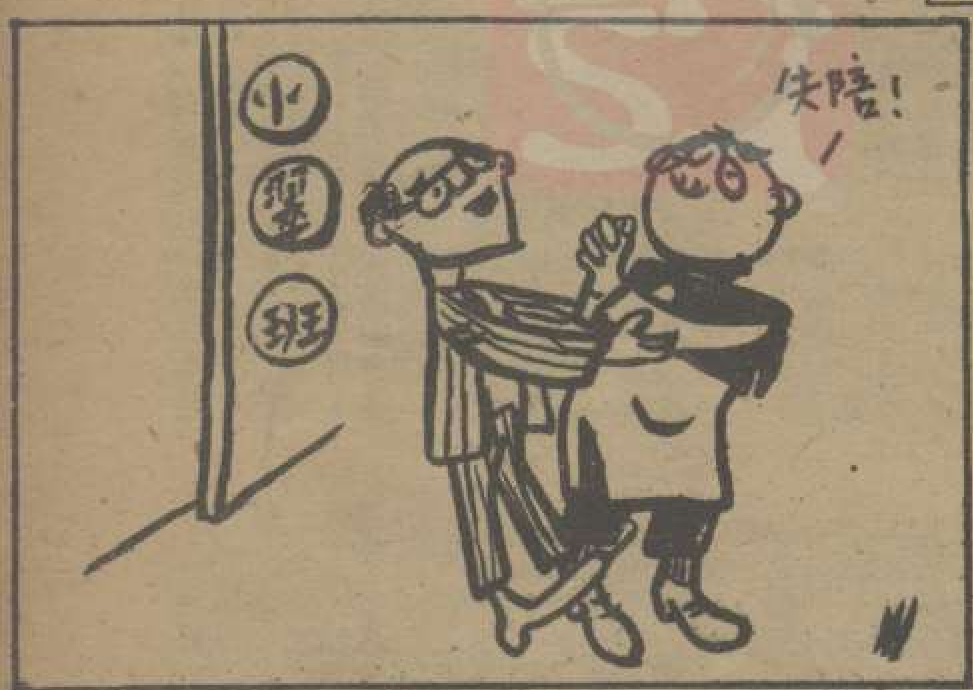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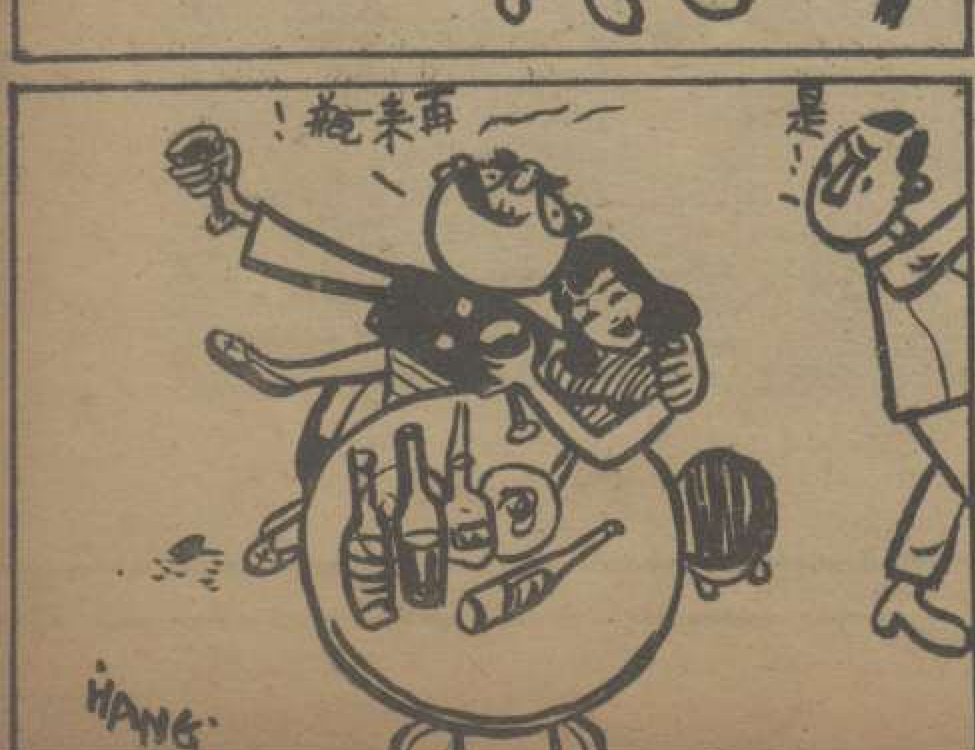
老先畫傳

壘禹











名漫畫木刻家

王青芳氏訪問記

本刊記者 何紹君

被稱爲藝術交際花的王青芳先生，大家想是慕名很久了，在各中西畫展及任何報章雜誌上，我們時常看到他的木刻，爲了復興中國固有的版畫藝術而盡了全副精力從事刻木工作，十數年來如一日這種始終不憐苦幹精神，確是使人欽敬的，王先生現在担任中小學及專科學校授課時間很多也相當忙，但是私生活方面確是很有紀律的，利用業餘時間就埋頭刻木頭工作，甚至吃飯走路時都要刻，所以我們「」時隨地遇到都看見抉了一個藍布包包內包着木刻器具，其對藝術的熱心忠實，確是不多見的，將來對藝術界版畫進展上建樹的功績，也是不可泯滅的。

一天早上記者到孔德學校拜訪王先生作一次談話，因爲王先生忙於上課所以接談時間也非常短促，在幾分鐘的談話裏，王先生對漫畫木刻發揮以下的意思，所討論的問題是：

「漫畫和木刻的不同點在那里？」

「木刻和漫畫的關係是不可分的，漫畫需要借重製版而後才能披露，木刻就無須製版可任意拓印許多份，這是比較便利的，固然在畫面上木刻和漫畫本身具有的趣味是不同的，本人今後想利用木刻而側重漫畫趣味作一些東西。」

「您對木刻興趣是怎樣引起的呢？」

「最早我是喜歡畫畫和刻圖章，後來由金石而改刻木刻的」語至此王先生取出一本個人治印集子給我看，我才知道王先生不但是畫家木刻家而且還是金石家、以往曾經對治印用過一番心血的。

「初步作木刻最感困難的是那一點？」

「初步作木刻並無太大困難，和作畫道理是一樣的，木刻就如同刀子畫畫，不過在刻之先是先畫好後刻的。木刻因爲是用刀尖刻劃的，所以線條爲表現重要工具，初學木刻的人每每抓着刀子就在木上亂劃，結果畫面上盡是些鋒芒刺目的白痕，假如運用黑綫，刀子就不致亂刻，當然黑線並不是唯一方法，白綫運用也是相當重要，但對初學者還功夫是必要的。」

「現在關於木刻的理論書籍多嗎？」「請介紹給我們幾部？」

「木刻理論書也眞凌亂，前些年廣東有一種專研究木刻的報紙，上海有魯迅先生介紹的幾本西洋版畫，和鄭振鐸出版的一本版畫史，都是專談木刻的，日本有一本「創作版畫の作り方」是平塚運一，織田一磨，田邊至共著的，之後商務印書館出版木刻製作法，內容和日文木相差不多，想是由該書翻譯而改編的。

「木刻怎樣才能使大衆愛好與瞭解呢？」

「如使大衆明瞭它，內容就必須淺顯一點，如使木刻普遍如年畫，才能流入民間，接近平民大衆。又因人們嗜好口味不同如甜酸苦辣鹹，所以一般人對木刻認識也不一樣，有人對過渡時期的木刻內容諸方面不大原諒，但是木刻並不是固定的死東西！也是時時可以變化的。

「從事漫畫及木刻的人們應該怎樣練習技巧？」

「作木刻也可比作文章，作文章技巧不好，不能將意思表現於字里行間，那是詞不達意，作木刻漫畫的技巧不好，不能將意思表現於畫面上，那可以說是形不達意了，要想獲得繪畫技巧，要多練習素描，素描是繪畫的根柢，其次是速寫，應從十字街頭，社會現實上搜集自己題材，一個注意現實的木刻家，應該身邊常常帶着一本速寫簿，木刻是藝術所以要具備了藝術一切條件的，所以也應該以繪畫基礎爲根本。」

「萬板樓現藏木刻有多少塊呢？」

「總共兩千多塊吧，以前是作些社會街頭上有含蓄的東西，現在祗檢人像和歷代名人像刻了，我所欲表現的是每個名人精神，不同的思想性格及一生事蹟。」

「我們時常看到先生在任何場所都在埋頭於刻木工作，這種濃厚興趣就是您成功原因嗎？」

「平素因爲精神有所寄託，所以感覺有趣味」

王先生上課時間到了，辭出時王君囑以星期日假日再於樹下暢談。

木刻漫畫‧漫說蝶譜與鴛盟，事到成迷魔自生，紅粉髑髏渾莫辨，世人何必太鍾情。

‧王青芳‧

木刻

二談木刻

·吳樓·

去年年底寫了一篇關於木刻的小文，題曰「木刻雜談」；所以標明了「雜」的原故，是因爲我既非「理論家」，又不是「木刻家」，隨便說幾句話，也不過是個人零碎的意見而已；既沒有「我們」「我們」的堂皇的招牌，也沒有「創造者」或「製作者」的族黨。這些零碎的意見倘竟幸運的眞被「木刻家」們看到，或者能够當作在他們製作上的一點參考，私心裡便感到極爲榮幸，實在並沒有「趁人之急而打劫，給人以當頭捧喝……甚或想藉此而別有所來」的意思的。我有時寫點小文，偶爾也談到木刻，這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喜歡木刻，這是任何一個人都有的權力，木刻家們當然也不會又給我加一個罪名。第二，我的朋友裡也有幾個是喜歡木刻的，雖然不是什麼「家」，却也有時動動刀木，因之大家見面便不免談談諸如此類的事情了。我便也常常表示一點小意見，往往還順手寫了出來，可是這就會觸了或人的嘴臉，碰了誰的鼻子，又惹得嘍囉們出來嘰嘰喳喳。

倘如是論爭，那是好的，因爲我們可以共同找出一條較近於眞理的道路，然而現在時髦的風尙好像就在把人「罵倒」，如果罵不倒呢，便侮蔑。好像小孩子在懷恨却又無法報復他的對手的時候，用粉筆在牆上畫一個「小三子是王八」一樣。我的文章，剛在北京漫畫發表了一個月，便有一位張止戈先生從「冷靜廬」裡出來斥我爲「無異於强盜者流」了。嗚呼！「强盜」還得了麼！强盜是要殺頭的！

今日的「批評家」大多諱言自己的旗號，據云是批評家不許有什麼「圈子」云云。其實無論是什麼「家」也少不了「旗號」，而且更少不了「圈子」的，不然沒有了靈魂，便不能稱其爲什麼「家」了；自然，我的意思是連低能和卑污的靈魂也歸算在內。比仿說，止戈先生就反對「旗號」，在他的大作「木刻雜談談起」一文裡一面首就說：「……可是若有人說注意它（指木刻言—樓）的人是打着什麼旗號？我覺得那只是第三種人是打着旗號來的，才會說出打着旗號的話」。「第三種人」與「旗號」的並舉，大概是指楊邨人的「揭起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之旗」的典故而言罷！這是「第三種人」的出處，止戈先生爲什麼在這裡忽然，又提起這筆舊帳呢？不知道，然而這樣熟悉文壇的掌故，已經是難能可貴，應該拜服，拜服的了，因爲今日的有些「理論家」，連「第三種人」是什麼東西都早已忘掉，更不用說什麼「旗號」。不過止戈先生大槪忘掉了「第三種人」雖然出場的時候打着旗號，他們却是老々實々反對旗號的。這些文獻被一個叫作蘇汶的「自由人」收集在「文藝自由論辯集」裏，也許一時還不會完全消滅，我看止戈先生倒許可以在那裏照見他自己的嘴臉。

其實止戈先生在這一篇文章裏就自己打了自己的臉，那裏是明々擺着一面「爲一種藝術的發掘與重新鈎起已經沉淪下去的藝術起見」的大旗麼！他自己也說：「然而興起與被人注意的動機是有的，因爲若倘無動機那也就不會興起了」。可是這話如果從旁人的嘴裏說出來，便又是「無異於强盜者流」。

發表在東亞聯盟二卷六期題爲「談木刻」的張來先生的意見，我覺得是很值得尊重的，這並非是因爲被止戈先生謚爲先知先覺者而是那文章確實道及了問題核心。木刻不應該是士大夫階級的小擺設，更不該爲「名士」的毒手染汚。它應該是進步的，潑剌的，「百姓」們的藝術。只有如此它才會有意義，才值得重新提起，如果按照張止戈先生的話來說，也就是「爲了一種藝術的發掘與重新鈎起已經沉淪下去的藝術起見」的話罷！倘如卷無意義，還有發掘的必要麼！而木刻的所以沉淪，也大抵是由於流入正人君子們的「小擺設」或「小玩意」之途的緣故，要「重新鈎起」，事實上也只有從這樣的觀點來着手的一途。因之，我在木刻雜談一文裏對今日木刻活動的動向提出兩點建議，一是展開眼界，把握現實，利用素描的技巧和寫實的手法，從名士派的翻版古人像裏解放出來。二是發展木刻的應用範圍，把木刻利用到實用藝術的範疇中，例如：（一）書籍的揷圖；（二）有意義的年畫；（三）實用方面如廣告，傳單，包裹紙，書籍裝幀，藏書票，信箋，商標……等；（四）連環圖畫……。這雖然爲名士們看不起，然而木刻却會因此而活躍起來。

這樣熱情的建議，旣非向或人攻訐，也不是嘩衆邀寵，提出這樣一點意見，不過是希望或者能够使今日的木刻藝術，眞的生長起來而且健壯起來而已。被斥爲「强盜」且說：「故我們也是常常得罪不起的，因爲他已經把我們這些工作者用血口噴吐過了」。我不知道這些「我們」究竟是誰們，也不知道我一個小民爲什麼竟「常常得罪不起」，我這不是已經在被張止戈先生辱罵和教訓着了麼！而且我用怎樣的「血口」把「我們這些工作者」，噴吐過了呢？我的張止戈先生！我看還是在冷靜廬裏冷靜冷靜罷！

據這位張先生的看法，是「讓我們的木刻製作者，萬望不可與其一般見識而撒口咖人，因爲我們是已經知道其已用帽子遮上了眼睛奔上來的……」，不幸得很，我連止戈先生給我戴了怎樣的帽子都不知道，然而更不幸的是自以爲沒有遮上帽子的「理論家」竟是一對瞎眼，因爲被別人偶爾觸着祖師爺的牌位，就連黑白都分辯不清了。

五龍亭的一角　·尙然·

原來止戈先生他還在打着一張大義的旗子的，他說：——

「這正如我們一向吃慣了山珍海味；而偶爾來一次粗米疏飯，却也不是難以下嚥的東西，那它粗米也自有粗米的好處。這也是我們所不能抹殺的事。因之我們的木刻製作者，也會有着不單是爲了自我的口味，而不得不另外替旁人也想着一下——，那就是說一般低級的民衆也還不會忘記了歷史的重演的插畫，與楊柳青的年畫，不是也還不曾消失了那種普遍的愛好者的心理嗎？於是我們的一部木刻製作者也許還不能不顧到這一層罷！因爲我們不能只憑我們自己愛吃辣的而就抹殺了旁人愛吃酸的口味而一味的只知辣是好，酸就是不好的東西。而況且事情又不單是憑一已之我見就能一口喊出一個固不可移的定理的。所以我說恐怕我們的批評家或理論家却也還不能把握住這一點罷」！

文章寫得很「古奧」，因之也就不大很能瞭解止戈先生的深意，不過大概是在宣揚「我們這些工作者」們的大義和宏恩罷！原來「我們的木刻製作者」的製作木刻，是「有着不單是爲了自我的口味」，「而不得不另外替旁人也想着一下」（這句話頗費解）的，這「旁人」乃指「一般低級的民衆」而言，澤及百姓（即小民，也便是止戈先生的「低級的民衆」），這眞是應該感謝的。畢竟是「一向吃慣了山珍海味」的老爺的口吻，然而要酸要辣，不能兩全，胖子和瘦子中間，並沒有不胖不瘦的人存在，倘一比較，不是較近於胖子就是較近於瘦子；故意馬馬虎虎，敷衍的應付，以爲酸的固好，辣的亦佳，這正是止戈先生所看不起的「第三種人」的看法，因爲人也不過只有兩隻手，一時還抓不着八面風。借用止戈先生的話，「恐怕我們的批評家或理論家却也還不能把握住這一點罷」！可是止戈先生却又斥我爲「隱向了象牙之塔裡去唱高調子了」我很懷疑止戈先生知道不知道「象牙之塔」是怎麼會事。

其實「名士木刻」的翻版古人畫像那裡談得到什麼酸辣，只是「臭」而已。「民衆」雖然「低級」，怕也未必歡迎。而且藝術所要求也不只是歡迎，「一般低級的民衆」歡迎「春宮」！

「最不幸的」是我從來沒有摸過刻刀，恐怕將來也未必便可以學會刻木，因之也就不能滿足止戈先生的「刻一塊出來看看」的「期望」。所以也就不能「更產生出些新的『木刻』作品來，也給我們這些愚蠢者，不知是鷹是雁，不知是男是女的人開導一下子見一見新底展開，與新的市面但不知是不」？不過，我可以講一個笑話：一個顧客去飯館子吃飯，他叫了一個菜，吃着很不是味道，因爲他在別家吃這個菜的時候曾經是很可口的，他便招呼廚子問問這菜爲什麼會不好吃，廚子答道：「不好吃？你來炒一個試試看」！自然，顧客雖然吃出來不可口，讓他去炒菜，他不必就會，也許比廚子更壞也未可知，因爲他的職責不是炒菜，廚子才是負責炒菜的人。張止戈先生這「由木刻雜談談起」的主旨無非是要我來「別說空話，刻一塊試試看」，不過這樣的技倆前幾年早在文場上反覆的串演過多少次了，曰：「拿出貨色來」！不過，那也只是淺薄和無賴，實在値不得一駁的。張止戈先生！我看還是算了罷！

三月二十四日於並不冷靜的廬中。

橋　尙然

人物素描特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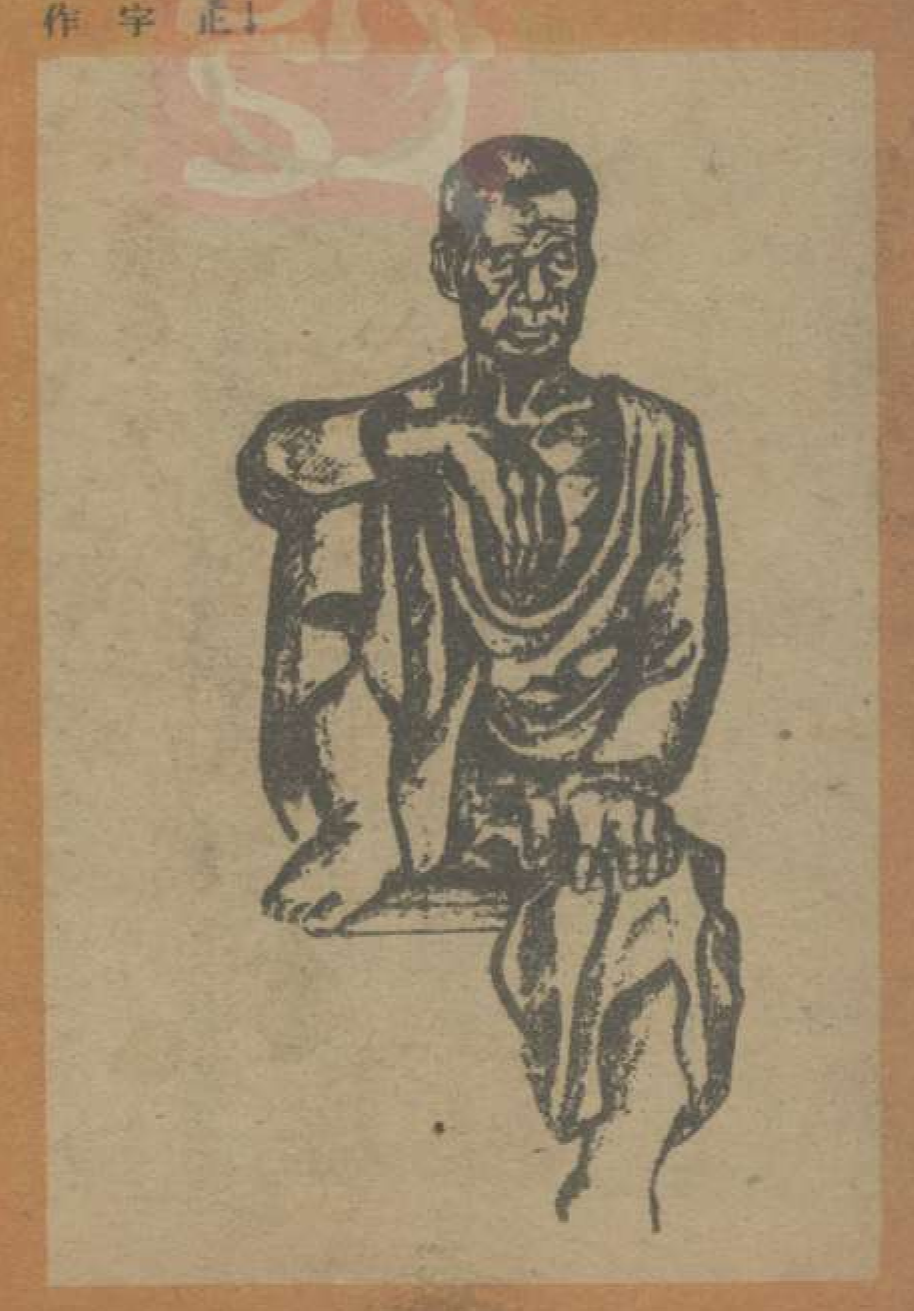
梵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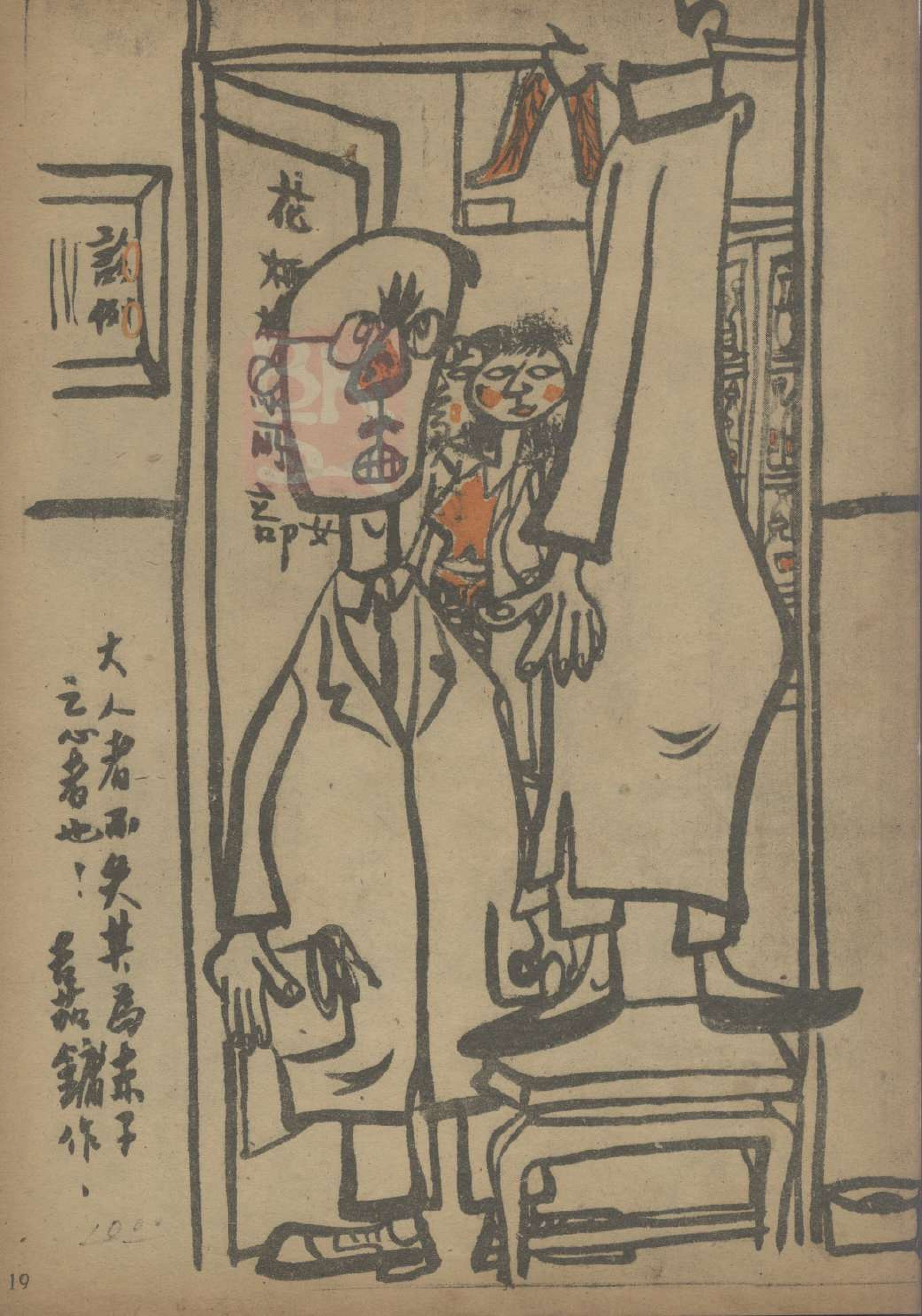
↑謝之作

↓正宇作



郁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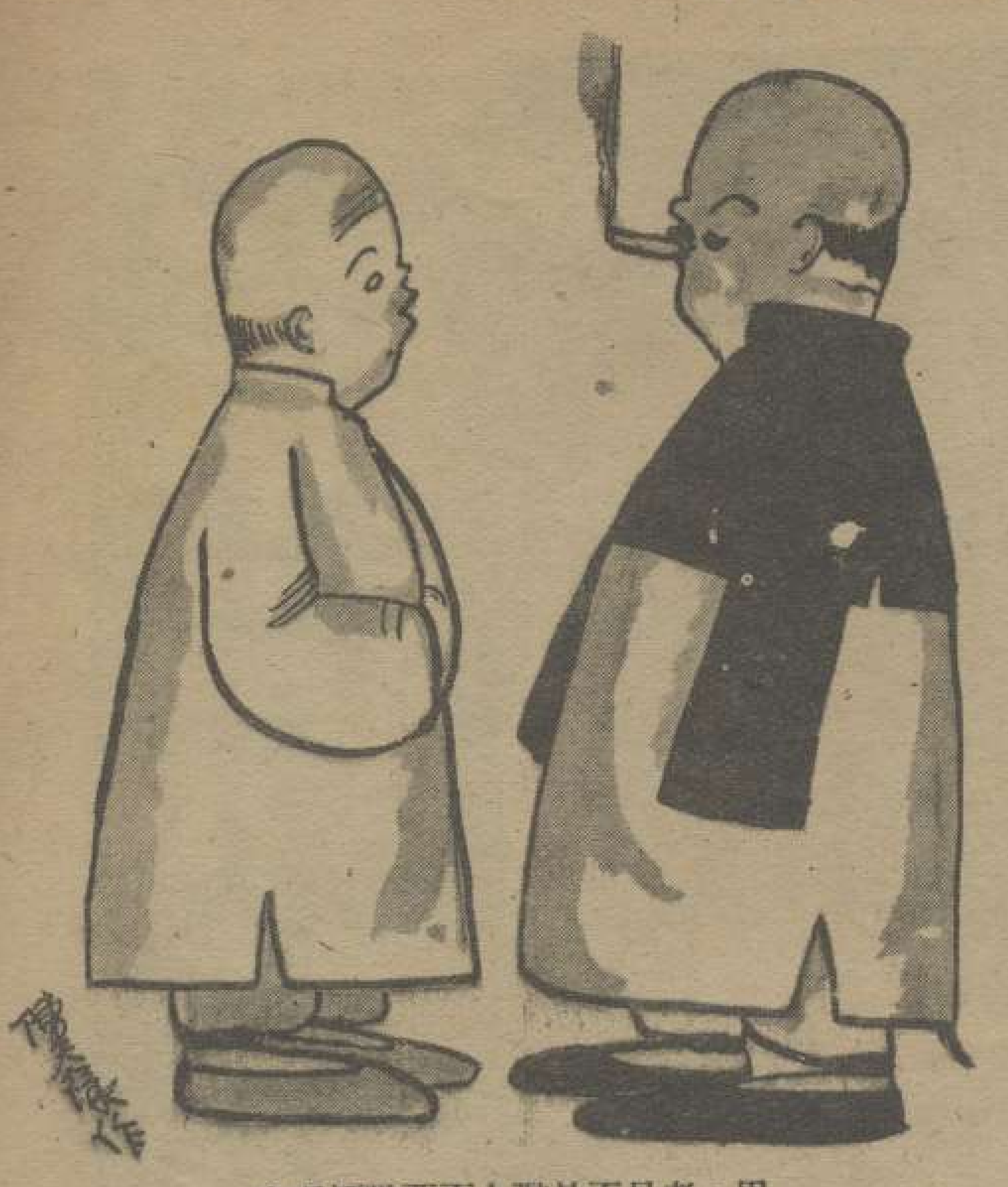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批評與尺碼

•王盧•



甲：老兄不是勸人不要吸煙嗎？
乙：我說的是大煙！
•天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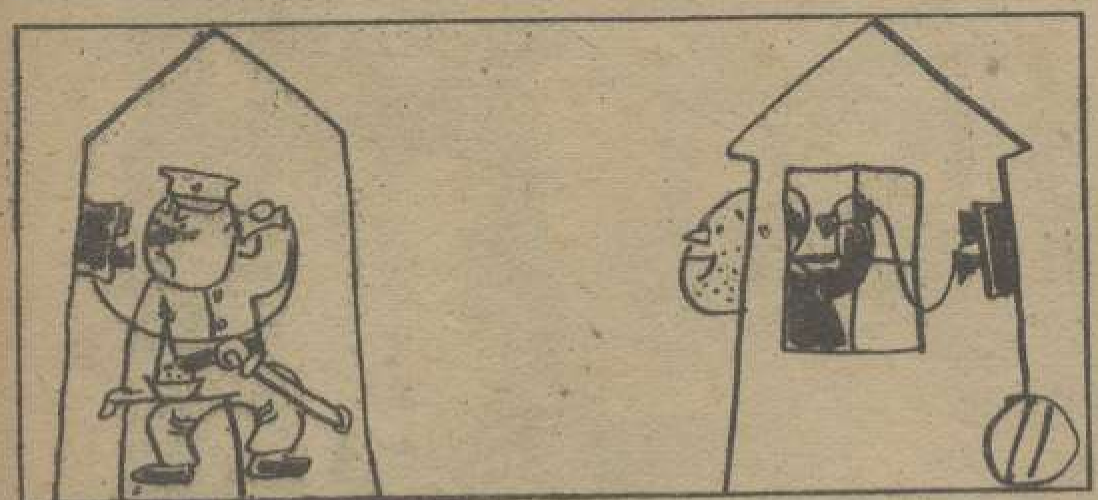


男：學校快開除我了，幹嗎還不叫我畫。
女：咱們有天才，不畫也比他們强的多呢！
•陳宇濤•

一頓飯↓

•用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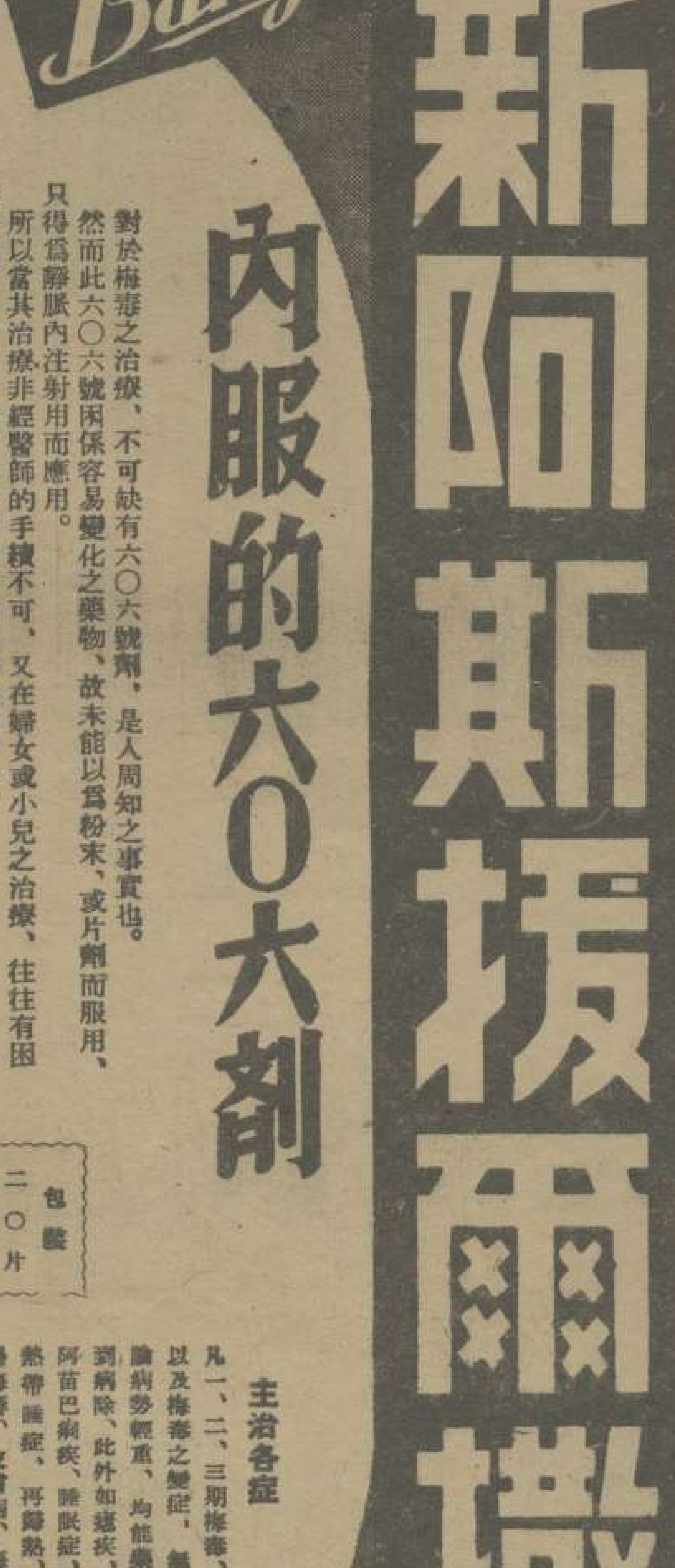


窮急生智

•永川•



↓陰陽種子
雖負我英雄本色，
難見那恨心爸娘•
•天方↓


Banyu
新阿斯撥爾撒片
內服的六〇六大創
對於梅毒之治療、不可缺有六〇六號劑、是人周知之事實也。
然而此六〇六號困係容易變化之藥物、故未能以爲粉末、或片劑而服用、只得爲靜脈內注射用而應用。
所以當其治療非經醫師的手續不可、又在婦女或小兒之治療、往往有困難於靜脈內注射之時、故不得已而中止等缺點不少。
本劑「新・阿斯撥爾撒片」爲完全補充此種六〇六號之缺點計、只將六〇六號劑化學的集成之一部分變更、而改製爲容易服用之片劑、所謂經口的六〇六號劑也。
因之其治癒効力非常偉大、即除六〇六號劑以外之任何藥劑、絕不能比肩且其服法、極是簡單、即如普通片劑同樣、只需內服一法卻收偉効。
更對于「阿米巴紅痢」「瘧疾」以及豫防梅毒、收見著効、是已有定評之事實也。
包裝
二〇片
五〇片
一〇〇片
主治各症
凡一、二、三期梅毒、以及梅毒之變症、無論病勢輕重、均能藥到病除、此外如瘧疾、阿苗巴痢疾、睡眠症、熱帶膿症、再歸熱、楊梅瘡、皮膚病、梅毒感染豫防
有名大葯房均售
萬有牌子
BANYU SEIYAKUSHO TOKYO
Banyu
製造總發售處
日本・東京・日本橋
萬有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華北出張所
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二六號
北京東城溝沿頭一號
青島臨淸路一五號





民間情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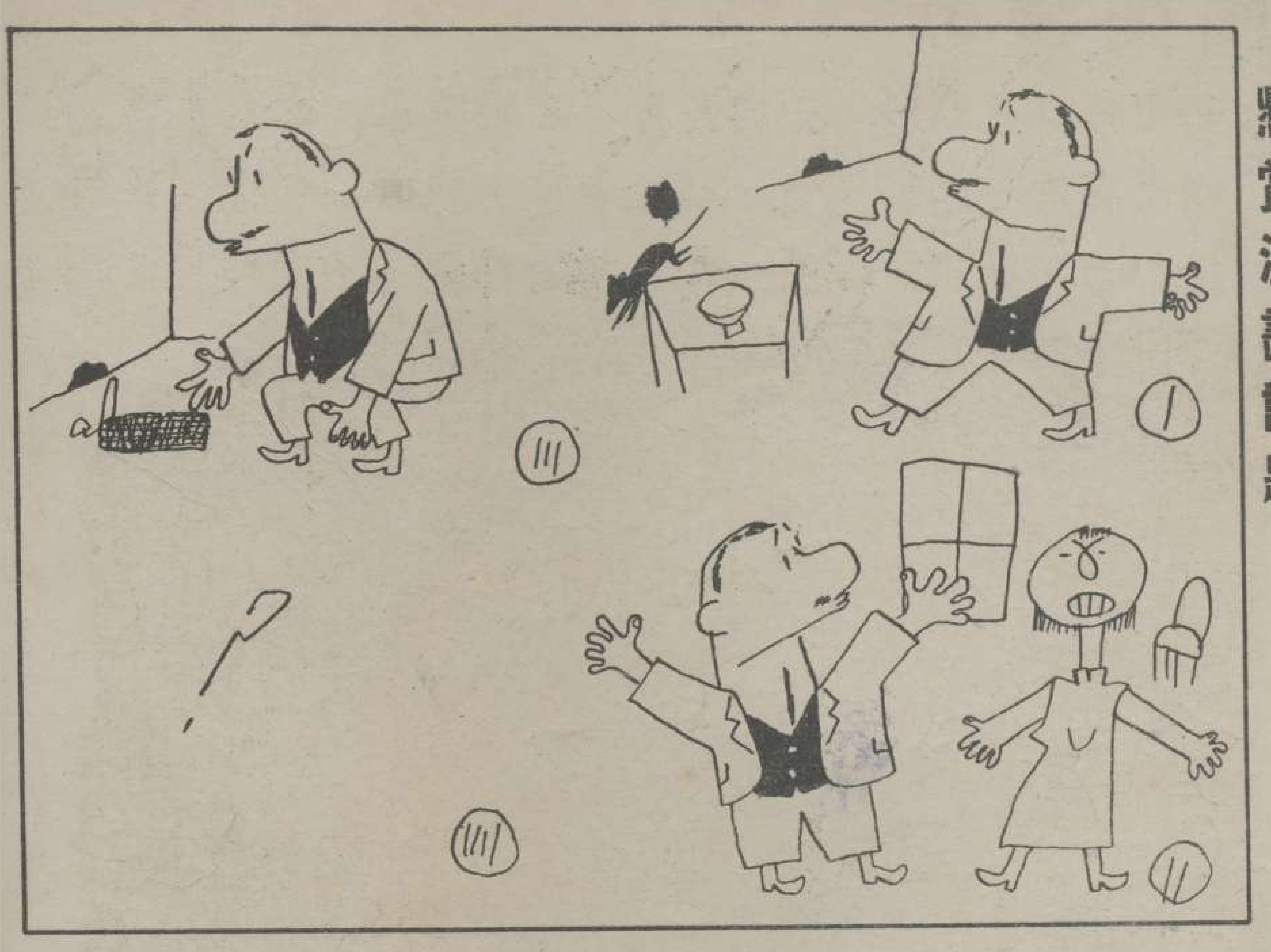
病中日夜望郎歸，短命冤家不知矖哩偎。困人天氣，相思病危。朝朝怨望，音乖信稀。姐道：『郎呀！我更把若素服幾箱，延長生命，靜看你回也不回？』



若素中瓶新價一元七角五・各地藥房均代售

華北總批發處・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

懸賞漫畫課題



漫畫課題

懸賞徵稿啓事

第一次懸賞漫畫課題發表後，接到讀者應徵者百餘件，經審查結果在四月號揭曉了，預料這第二次的課題，當然更要比前擁躍，這次的課題仍與上次相仿，只限填第四小幅的一個：意識不拘，以幽默有趣爲倘。這張漫畫的意思是：（一）整天的關耗子，是最惹人討厭的事。（二）夫婦倆都感到束手無妙策。（三）買來了一架捕耗子夾子，在夾子上放上了誘耗子的肉餌。（四）？這幅就請讀者們隨便填一幅來完成這一張有趣味的漫畫。

對應徵者選出前三名賜一點薄酬，以鼓勵從事畫畫的興趣，畫寄北京王府井大街武德報北京漫畫編輯部，書面請寫明「應徵稿件」。

第一名一位獎金八元

第二名二位各獎金三元

第三名三位各獎金二元

（七月一日前截止收件）

餘音

·編者·

本刊最以爲榮幸的是最近的天津作家們，不吝寶貴的筆墨與時間，賜予大量的作品，委實更增強了「北漫」的門面，不遠的將來或者要走向漫壇登峯造極的地步了，本刊熱誠的期待着。

×

本期封面是金子先生執筆，諒讀者都很熱識這個名字，他的筆格瀟灑秀勁，設色調子明快可愛，可與高龍生相稱婉美。

×

讀者們的來信，都希望刊栽介紹一點外國漫畫，以資借鏡，編者也是行着同感，因限于篇幅關係，不克按期刊出，本期把旁的篇幅縮少，特別關了一頁「名漫畫介紹」，同時並選截過去的作家張光宇，張正宇，謝謝，都風等的人物素描，拔巧都在水準以上。

×

在這期內容的文字方面，比較增加了，二談木刻的作者見樓先生在一月號開始談起，給予木刻從事者很多很多的意見，張止戈先生在二月號對木刻的理論供献刊出之後，之後如火的筆杖倒把木刻由冷靜而爲最活躍，這實在是惹人注意的事，漫畫與意識，我談室一同載出，都是有着漫畫思想的心理描寫。

×

接力連續漫畫「武大郎」已完了，繼續的是長篇連續「北京人」作著鴻懷閣。「老朱畫傳」作者壘禹，各有不同的作風。名畫家木刻家王青芳氏訪問記一文，給予從事漫畫與木刻作者一個絕好南針，王先生是老前輩，他的成名與作品的成熱，都是由苦幹的精神，抱着十餘年來如一日的堅決意志，所以說最高的成功藝術不是憑恃金錢勢力換來的。

北京漫畫

·第三卷·第五期·

每冊定價三角

中華民國卅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發行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電話五局 二九三一 二九三二 二九三三 二九三四 二九三五

總代售處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電話五局 二九三一 二九三二

徵稿啓事

本刊爲公開性質，極端歡迎外稿，一經揭載，從豐報酬，徵稿範圍：

時事漫畫·政治漫畫

諷刺漫畫·趣味漫畫

風俗漫畫·歷史漫畫

漫畫消息·漫畫理論

漫聯·漫攝·漫文

阿寶的故事

姐々名叫小阿寶
那天摔了一大跤
媽說這可怎麼好
買了多少皮膚藥
還是哥々主意高
果然一擦就生効

淘起氣來眞夠瞧
頭破血出不得了
爸々急的直跺脚
擦來擦去不見効
買來哈利巴藥膏
樂的阿寶哈々笑







生肌制腐妙品

哈利巴藥膏

6980